

學  
習  
·  
工  
作  
·  
修  
養

書叢學自年青

養修·作工·習學

著 孟 起 孫

行發店書活生

月五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

書叢學自年青  
養修·作工·習學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特約經售處  
發行所  
發行人  
著者

重慶·漢口·成都  
聯營書店  
重慶·新加坡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徐伯昕  
孫起孟

圓肆幣國價定本基  
·費運郵加酌埠外·

版一第月五年六卅國民華中

---

[109] S. 0001-2000

## 前記

三十五年二月回到上海，因為幹的一行是教育，人家叫寫文章或者講話，都以青年的學習與修養命題，當時寫一篇算一篇，並無系統編述的意思，後來承胡繩先生的指教，把一篇的文字湊上幾個題目，編成了現在的一本小書。胡先生代修潤了不少的地方，費了不少的心思，他的熱忱使我有交付刊行的勇氣。但因為畢竟原來是散篇的文字，而又沒有時間重加整編，所以，不僅在內容上有脫節重複的缺點，就是在形式上也是有長有短，見得很不整齊。假使有機會重版的話，只有到那時再訂正了。

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校畢

# 目次

前記

論學習

一 學問和問學

二 學習不等於作知識分子

三 學與用

四 低調的讀書方法

論升學與就業

五 無學可升？無業可就？

六 升學的三個問題

七 在學校裏的生活學習

八 就業的三個問題

(三)

(九)

(一四)

(二〇)

(二七)

(三〇)

(三九)

(五一)

九 職業青年的修養問題……………( 六 )

論思想與工作

一〇 青年思想問題……………( 六五 )

一一 拿沈崇作榜樣……………( 七一 )

一二 在工作中學習……………( 八〇 )

一三 工作三病——『拖』『亂』『淺』……………( 八六 )

一四 實事求是……………( 九六 )

論生活修養

一五 民主的生活觀念·理性第一……………( 一〇五 )

一六 民主的生活觀念·羣衆至上……………( 一二三 )

一七 感性和理性·傾向和定向……………( 一二三 )

一八 發脾氣……………( 一二七 )

一九 婚姻折磨着女性……………( 一三四 )

論  
學  
習



## 一 學問和問學

讀者們大概有一點心理是相同的，大家想得一點學問。愛好學問的朋友們，我們要問一句：怎樣才能有學問？

我們大家怕都有這樣的經驗，學一門東西，有時候像是很有心得，譬如看書吧，從書裏得來的印象都很深，但有時又像一無所獲，看過的書跟沒有看過一樣。同是這一人，為什麼會如此？

——所以會造成這樣的差別，這裏自有種種的原因，但有最大的一點是看你對學的那一門的需要如何，也就是，你是不是迫切感到一個問題需要解答？你感到一個問題越迫切，担任解答這一項問題的學問便越容易被學進去。反之，你學習一門東西，並不是爲了有什麼問題壓迫着求解答，只是爲了好奇，要求增進知識，甚至消遣消遣，這樣的學問，縱然得了，也是很容易失去的。

這要從問題的源頭上說明起：我們為什麼要有學問？為什麼要學？在今天的社會裏，我們如果不是勤自檢點，便容易有一種錯誤的崇拜學問的心理，有學問的人很少，求學問很困難，所以有學問的人被人特別看重，學問也看成極崇高的東西。這樣的學問和學者是和廣大的人民脫節的，他們拋棄了人民，也非人民所喜見樂聞。對於這樣的學問，我們不需要學，且也學不進去。我們之所以要學，主要是爲了在学习上碰到了窒礙，於是構成迴旋胸中的問題，怎樣來解釋這個窒礙？又怎樣來解除這個窒礙？想通了，做通了，從問題的提出一直到問題的解決，有一套首尾完整的經驗，有一套持之有故的看法，這就是學問。學問是我們人類解釋和解決生活問題的認識工具。因爲人類的生活問題層出不窮，所以學問也就精進不已，這樣，學問便生根在我們的生活中，生活不會沒有問題，我們便不斷的需要求學問。這是真學問，真學問祇可能產生自實問題裏。假學問如同人類的裝飾品，樣子也許很好看，但因爲不給人的血肉發生關係，祇是表皮以外的東西，所以插上了，脫掉了，都不關痛癢。戴着裝飾品的人和弄假學問的人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借裝飾品和假學問來顯示和一般人的區別。我們不要這些玩意兒，我們要真實的學問！

根據上述的意見，我們主張做學問的第一步功夫應該就是發問，提出問題。在我們工作裏，生活裏，困難不是多得很麼？問題不是多得很麼？處理我們的困難問題，我們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不用心思，混到那裏算那裏，一切聽憑命運支配；另一個辦法是面對着這些困難提問題，真是這樣麼？為什麼這樣？怎樣會搞成這樣的？問了一個再問一個；問罷一層再進一層。前者是不問情由的態度，問都不問，自然談不到學；後者才是求學問的態度。提問題便是不安於現實，提出了問題要求解釋和解答，等到得着的確可以解釋和解決問題的看法和作法時，這是我們已經獲得了學問。

爲問而學！大學者必須是個大問者！不勇於問，不明於問，那是不配談學問的。

光是發問，提出問題，粗粗想，那不是容易透頂麼？細細一想，問也是很不容易的。橫在我們前面的現象，不管是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都是極端複雜的，書本上用分析的功夫抽象的功夫得來的概念和規律並不是用我們粗樸的感官或思維就能證實的。阻梗我們認識真理的因素又那麼多：成見，錯誤的傳統和習俗，虛偽的教育和宣傳，權勢的脅迫，一切利令智昏的心理。爲此，很多人雖然生活在一個極有問題的世界裏，可是根本提不出什麼問題，

舉世滔滔，甚至以提出問題爲怪誕不經。歷史上的先知先覺，也就是在大家還認爲無問題而提出問題的人，不是常受到瘋人的待遇麼？問題蒙不住了，問題表面化了，人人的提法還是各不相同。這個人認爲是最重要的問題，另一人可能認爲無關重要。在不久以前就有個具體的例子。民主同盟決議叫民社黨退盟後，民社黨發布聲明，其中說：『此次參加國大，所以完成憲法，所以期望以憲政代替訓政，較之於停滯在專政階段自進一步。本黨既無武力，又無地盤，對於接近民主之路，豈能舍而不顧？本黨同仁受大多數人民淪於破產慘罹戰禍之呼聲所感動，自問可告無罪。』譯成白話，就是民社黨認爲他們一參加國大，就可以搞成一部憲法，這部憲法一出來，國家不會停滯在專政的階段，這是一條接近民主的路子。破壞政協立場，背叛民盟主張，我想民社黨不至於不承認成問題，而只是承認是比較次要的問題而已。究竟那一個問題重要呢？連所謂專家學者之流都弄不大清楚，可見得提問題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學問，學問，第一樁要學的就是『問』！

要學先問！先要學『問』！學會了『問』，這是學問的基本。

易卜生寫了好幾個劇本，很深刻的提出了大家所不注意的問題，易卜生憑着這一點『問』

的功夫，成了一個大思想家，大藝術家。他的著名的『國民公敵』裏的主人翁不就是一個勇於提問題的人物麼？大家認為可以發財享樂的勾當，他偏偏認為不對，不顧親弟兄，也不顧自身的利害，把問題公開於市民之前，雖然閉幕時，『國民公敵』的呼聲還沒有休歇，然而贏得最大同情的不正是這個『國民公敵』麼？魯迅自敘他從事文藝的經過，說原本他是學醫的，以為中國人身體好，便可以過好日子，有一次看電影看到年輕力壯的中國人，還是免不了殺戮之慘，於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兜上心來，有了健康，不是還不能解決中國人的問題？從此他就放棄學醫，改在文藝方面努力，希望由這一項工作改造中國人的民族性。當時和魯迅一起看電影的人想來一定不少，別人看過也就算了，只有他追緊着問，不放鬆的問，於是問出了偉大文藝工作。這個大藝術家，大思想家的滿腹學問也還是得力於能『問』。

提出了問題，接着便要搜尋答案。各人的問題是各別的，具體的。所以雖然我們可以找書看，找人問，但不一定能夠得到對我們問題絲絲入扣的答案。人家的話，書本上的道理，還只是人家的學問。把人家的學問就當作自己的學問是不行的，人家的學問只是自己學問的資料。從學問的資料到學問，這其間仍然要用『問』的功夫，這就是中國古書上所謂『問

『學』，對學來的東西仍舊要問。照單全收，囫圇吞棗的接收學問，是作知識『撲滿』的方法，不是做學問的方法。問學的功夫不光是提問題，還得要辯難，分析，爬剔，咀嚼，……打個比方，就是我們消化系統對付食物的辦法。消化器官的對付食物是用了很複雜的『問』的功夫的，『問』的結果就是把無用的東西排洩出去，把滋補的東西助長軀體的各個部門。我們的問學功夫也正是要就學問的資料中吸取精華，排棄糟粕，問學得愈透澈，學問便愈到家。

真理是客觀的，真理的主觀反映是學問。這裏說『反映』，似乎太消極了。怎樣才是『反映』的真諦呢？要爲『問』而學，要先學『問』，學了再問，『問』『學』一如，这才是真實學問。

## 一 學習不等於作知識分子

學習是求進步的唯一方法。青年們注意學習，這是極好的現象。

學習是好的，但學啦學，學成『知識分子』，那未必是件好事。

學習和作知識分子，就形式上看，是很容易混淆的，在本質上，可有着嚴格的區別。朋友們，如其學習了一場，學得了知識分子感，那我不能不指出，你的學習也許是走入了錯路。

學習和作知識分子何以容易相混呢？那是因爲：

第一、一談起學習，誰都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學校，學校不是學習的標準場所麼？學校的學習內容大部分乃至全部分是知識。學校的學習方法大部分乃至全部分是追求知識的方法。學校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給人的影響太大了，使人們一想到學習，幾乎很難跳出學校學習的圈子。在這一點，一個學習者和一個知識分子混淆起來了。

第二、學習爲了什麼？有一個攔攔統統的回答，是求上進。上進的涵義有兩層，一是提高自己的品質，一是提高自己的地位。第一層意義如其可以叫做『進』，第二層意義便可以叫做『上』。『上』到那裏去呢？有一個古已有之的社會身分在等待着，從前叫作『士』，現在叫作『知識分子』。一個注意學習的人假使沒有把學習的目標弄清楚而只是漫然地學習，那他很容易走到知識分子的途徑上去，或者提高他的知識分子的資格。

學習和作知識分子混同的地方這樣多，何以我們還要說，兩者有着嚴格的區別呢？

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先得分析一下『知識分子』這個名詞。

知識分子，顧名思義，就是有知識的人。知識既是好東西，怎麼會有人不要知識？既不是他不要知識，一個人怎麼會弄得無知識？這樣一問，我們就可看到，有知識的人必然具備了沒有知識的人所缺乏的條件，這個條件而且必然是人的意志所難自由支配的；要不然，人人想有知識，人人可以支配這個取得知識的條件，那麼，人人都可以有知識，假使人人可以如願地取得知識，那知識分子一個名詞便失掉了存在的意義。

知識分子的意義不像字面上表示得那麼簡單，知識分子的更深刻的意思是代表了一種社

會身分。這種身分，在帝王統治或者任何獨裁專制形式的統治下，是在一人之下，庶民之上的。這是一種『一人以下』的最崇高的身分，在朝曰『官』，在野曰『紳』，在朝在野原是可以順勢應變，因時推移的，官固可以變為紳，紳也可以變為官，更具體地說，官就是『出山』的紳，紳就是『息影』的官（假使讀者還不明瞭，請研究一下如玉雲五一類人的身分便可恍然大悟，在奔走和談時，他是『社會賢達』，在廟堂之上，則貴為部長，這就是知識分子巧妙運用的典型）。我們當然不能說知識分子非官即紳，然而這個社會是只準備把知識分子當作非官即紳用，既不為官，又不為紳的知識分子是變種，是舊社會的叛徒，是舊時代的貳臣，統治者的格殺打撲固不待言，『士林』也都『不齒』的。社會的格局不變，知識分子都有沿着這條老路，跌入泥坑的危險。我是根據了這樣的看法去理解一些名流為什麼有着輝煌的早年生活而後來會晚節不彰。此無他，就因為知識分子先天就有這種種墮落的病根，病根未去，掩蓋了若干年，一旦狐狸尾巴露出，那其實不過是宿疾復發而已。

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先天的毛病，和社會生產勞動遠離。知識分子的另一界說就是不生產不勞動的分子。怎麼會搞成這樣的呢？首先我們要注意知識分子的出身，廣大的農民